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陈晓楠

5月1日，备受瞩目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以下简称“艺术中心”)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艺术中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广东文学馆惊艳亮相，并相继推出白鹅潭夜话、话剧演出、音乐诗会等系列精彩文化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高质量的文学公共服务。

作为湾区交流的会客厅，广东文学馆的建成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生态的发展将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当下文学的发展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和特点？近日，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了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许子东——



1 容纳并欣赏湾区语言的多元性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文学馆的建成开放有哪些意义？

许子东：就粤港澳大湾区范围而言，从硬件设施来看，广州可以说是占据先机，甚至可以说是最出色的。有了这些物质设备，可以帮助作家发展，并特别促进文学与青少年教育之间的联系。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

许子东：粤港澳大湾区，本来是整个经济学概念。就文学方面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的多样性，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潜力所在。如何将粤语融入书面语叙事，这是一个挑战；此外，还有英语、葡语。大湾区文学真正有融合成果的体现，就是能够容纳并欣赏这种语言的多元性，它可能会成就一个很好的文学前景。

许子东：重塑当代商人正面形象，相信广东文学可以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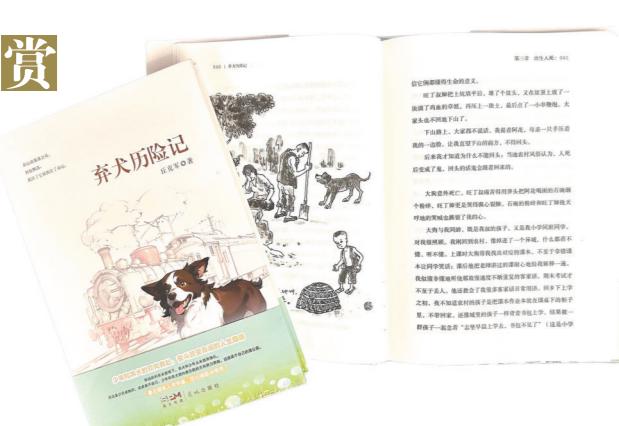
B 精巧构思与深刻主题

挑战命运，见证奇迹，就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阿花为火车的规则所限不能带上车甚至上了火车也要被赶下来，它的遗弃是被动的，但它在车站等待主人归来的忠诚表现以及它流浪二十六天依然归家的感人故事。没有“我”的突发奇想，要与阿花抄近道走水路坐竹筏去坪塘火车站的冒险，也就没有阿花流浪经历的复原，更没有“我”和动物学家杨教授的相识。“我”一边上高中，一边做杨教授的助手帮助杨教授工作，在杨教授的指导下自修完大学本科的课程，最后破格直接成了杨教授的研究生。阿花因此也找到了它的父亲，还原了它的真实身份：一只受过缉毒特殊训练的德国牧羊犬种的后代，后来还被带入城市，开启它的另一种命运。“我”与阿花在共同历险的过程中成长。

A 并非简单的弃犬故事

丘克军最新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弃犬历险记》，是在出版、新闻、文艺等领域从事管理工作转了一大圈之后，继而实现他“作家梦”的重要成果。小说从弃犬阿花追赶到列车的宏大场景开篇，倒叙到远离喧嚣的桂东南偏僻小山村，开启了弃犬阿花起伏跌宕命运的叙述：出生则被判定会给人带来厄运差点被活埋、几度被弃又顽强地生存下来、二十六天的艰难流浪生涯、几度惊险护主、被教授带入城市、死后又通过数字化神奇“复活”……小说悬念迭出，曲折迂回，让读者在阅读中追问，在追问中阅读，形成了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作品不仅利用“剧透”式的写法步步诱导读者去追寻弃犬的命运，而且还通过各种惊险情节去丰富两个主人公阿花与“我”的形象。小说在谋篇布局上大处着眼，细部真实、叙述与刻画首尾呼应，照顾周全，艺术构思无疑是成功的。

古往今来，少年与犬的故事尤其又忠贞、历险相结合，总是中外作家笔下写不尽的故事。小说写的是弃犬阿花，但它与“我”却是一对“命运与共”“一起赴越”的主角。没有“我”出手相救，阿花从出生就会被活埋，而没有弃犬阿花的帮助，“我”也不会在险恶的历程中两度被救，更不会因为要为再次受伤的阿花治疗而认识杨教授，从而走上研究动物的学术道路。没有“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就没有我的提升。



超越“忠犬八公”生动呈现中国式少年成长

C 用生动场景描写来推进故事

善于用散文式的白描手法来展开场景描写，让生动形象的场景描写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和烘托人物的命运，以成就小说的艺术魅力，是这部小说的又一特色。

比如对坪塘四等火车站的场景描写，作者笔墨简要，但几句就将这个站点的特点勾勒出来。“坪塘段的铁路是堆建起来的，主要是为了让铁路坡度不要太大，也为了当地农村交通从铁路下的涵洞通过，不影响列车通行。车站是一栋青砖绿瓦的建筑，整齐的冬青树排列在房子四周，一直沿着阶梯伸展到铁路的站台、调度室。”正是在这个四等小站，阿花两次不允许上车，第二次上了车也被要求下车，因为乘务员说狗不下车她就会丢掉工作。这才有了“我”不得不弃犬乘车和阿花的返家历险。也正是这个小站，成了“我心中的向往”，

来命运的改变以及与小主人共同成长才是它历险的最后归宿和主题。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绝不屈服、有主见，敢于挑战命运的勇敢少年。在与父母、杨教授交往中，他多次否定对方意见坚持自己的主见。不论是去父亲工作的县城过年，还是带弃犬重走“回家路”，都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梦想。他不甘心他的命运，他追问他与哥哥姐姐同样是父亲的孩子，为什么他就得待在乡下，为此他与父亲争执过，还挨了父亲一顿打。他提出要回县城过年，是因为县城有他的梦想。他要坐竹筏去坪塘火车站，是因为他要见证奇迹证明自己。“我”在阿花的故事中不仅仅是起穿针引线的作用，而是一个与弃犬双双向奔赴和共同成长的小主人，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安排他坐竹筏与阿花共同历险的目的。就这点看，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弃犬，不如说是写少年的“我”的抗争。“我”的命运给小读者留下的印象和启示更能超过忠诚的主题，那就是励志。

自然，作者对弃犬阿花的第一主人旺丁叔和餐馆主袁叔以及杨教授的描写与刻画也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爱护动物，聪明智慧，在阿花故事中起到承转合的作用。旺丁叔的第一次弃犬，是出于害怕流言，出于无奈，他也要挑战他的命运，但在“我”的恳求下他留下了阿花，并尽力照顾着“我”和“我”的父母亲一家。袁叔讲义气，不仅在阿花遇难时救治它并精心照顾它养伤，还在“我”与阿花的最后危险中两度出手相救，成为“我”与阿花的命运保护神。杨教授则是一个在“我”和阿花命运转折时的引路人，他不仅确定了阿花的出身，也引导“我”从兽医助手走向了城市，成就了“我”的梦想。在“我”与阿花的成长史上，他们都是实现梦想的推力者和引路人。

因此，精巧的构思、主题的深刻与丰富性，以及重视人物刻画的关键作用，是这部小说重要的特色。

寂静无人，才引出恶棍横行当道的可能。正是周边无人的环境，才铺垫出阿花奋勇救主的必要。虽然这种白描手法如沈从文《边城》中的笔法，是一种小说抒情式的叙述，可以给读者亲临其境之感，但它的作用却被巧妙地织进小说中，参与到小说的关键情节里，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再比如第二章《回归故里》中写“我”与母亲回到家乡崖洞村的傍晚，“田间的冬种烤烟，小麦被裹上了一层暮色，村庄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已经和暮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这虽然是写景，但却是情景合一的抒情式描写，恰恰与“我”刚回到农村时的迷茫心理活动相对应。作者还对崖洞村、长垌河、长垌河、九川江等分别有不同层次的场景刻画，一幅幅优美动人的乡村风俗风景画卷，也是与“我”和阿花的故事相互契合的。

4 用交流缩短距离打破偏见

羊城晚报：您认为香港文学在香港、在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是怎样的？

许子东：香港文学是中国的。近几十年来，香港文学的主旋律是本土性。刘以鬯、岑南等很多作家延续着五四时期郁达夫等人的传统，表达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得志和商业压迫。从1975年西西的《我城》开始，香港文学开始关注普通人，这些充满活力、不追求财富的年轻人成为香港文学的目标读者。这是香港文学的黄金时期。

黄金时期之后，香港文学有点自怜自爱，将社会矛盾归咎于地缘政治变化。主题上有点类似于五四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情绪。1997年后情况稍好，但技术上香港一直处于现代主义实验前沿。然

而，尽管香港与深圳地理上接近，文化上却存在隔阂，香港作家不了解深圳读者，我也怀疑深圳读者是否了解香港文学；与广州相比，因为粤语和老一辈文学传统的关系，香港与广州的联系更紧密。这证明了文学距离与地理距离不是一回事。

羊城晚报：怎样才能缩短这种文学距离？

许子东：多交流。举办作家营和组织活动时，应有基本的眼光和价值判断，而不仅仅是找一些好朋友来。香港有些作者，如李碧华、张小娴、董启章等，以及年纪稍大的亦舒，他们的作品对内地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多一些交流对大家都有好处，能开阔视野，打破偏见。

5 “董宇辉现象”令人喜忧参半

羊城晚报：您做文学批评这么多年，据您观察，今天的文学批评有哪些变化？

许子东：最近二三十年来文学批评的重心转到了学院，去了学院以后好处是很多文章有理论支撑，比较严谨，但是关怀社会、关心文学现场的力量减少，对创作的影响也削弱了。而且学院派的批评往往不好好说话，绕来绕去，同样一句话讲得格外复杂。

羊城晚报：除了文学史研究，您也很关注文学现场。当下文学生态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直播带货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场的？

许子东：喜忧参半。喜的是董宇辉代表了大众读书，忧的是要靠董宇辉《收获》杂志才能卖出去，这又是很悲惨的事情。不是说董宇辉有什么

问题，而是这种生态有问题。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鲁迅所有的书都要鲁迅直播才能卖出去也会有问题。出版业代表了文化的方方面面，一个人手指一点就能卖出上百万册，这对作家的创作而言也是一种困惑。这种现象对于出版业来说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又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董宇辉现象的出现，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功能产生了根本性的挑战。

每天花两个小时刷短视频，点点手指就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意见，这几乎彻底改变了民众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的传统结构。在某些方面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它产生的后果大家就要承受，毕竟也有国外学者将这种情况视为“文化的灾难”。

6 被传媒改造是作者和学者的大忌

羊城晚报：您一直研究现当代文学，未来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或计划？

许子东：目前我正在开展《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一书的完稿工作。另外，我还有一本关于鲁迅的书《重读鲁迅》需要从音频转为书面形式，这对我是个挑战。鲁迅已被很多人研究过，要想有新意是很困难的。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文集，可能会有10卷或11卷，其中包括我以前写的香港文学研究文章。

羊城晚报：您算跟媒体、大众

| 人文周刊·评论 A7

□黎贝卡
真正的富有不光来自财富数字，更来自于内心的丰盈

“花钱”“赚钱”的魄力与智慧

我不想错过小孩最需要陪伴的成长期。这段时间无法重来，工作嘛，随时可以重新找。我又问：那你的收入怎么办？她耸耸肩轻轻一笑：你给我放心，赚钱不是什么难事，不上班我照样有收入。所以当我知道她的新书叫《是银子总会花光的》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哟，她终于写了这个题目。

通过这两件小事，已经足以看出她在“花钱”和“赚钱”这件事上的魄力和智慧。对于怎么花钱、怎么赚钱的话题，很多理财专家都写过，但像银子这样结合了生活、消费和财经多个维度，从宏观到微观，有感性更有理性，还能写出这么轻松易读的，并不多见。

在银子的书里，如果你想快速学到致富技能生财之道，恐怕会失望，但如果你们也相信，认知比方法论更重要，真正的富有不光来自财富数字，更来自于内心的丰盈，那这本书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另一件事，是她在生完小孩之后，居然从报社辞职了。消息一出，朋友圈炸开了。因为她当时已经是著名财经记者，年纪轻轻便升至管理层，看起前途无量，最重要的是她在大家心目中一直都是独立职场女性的形象，谁也没想到她会毅然决然辞职，而且辞职的理由居然是：回家带孩子。我问她为啥非得辞职不可，她说：

